

纪念阿尔贝·加缪逝世 50 周年



1960 年 1 月 4 日，法国作家加缪在车祸中去世，这个噩耗当天成为欧美各大报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20 世纪伟大的作家、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加缪盖棺论定：“20 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即使是曾经跟加缪反目成仇的萨特，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作出这样的评论：“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得知噩耗后，即使服下安眠药也无法入眠，冒着一月份寒冷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所有这些，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加缪在意的程度，标志着他文学地位的重要、他存在的显著性，而他这时只有 47 岁。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在 20 世纪最为年轻的获得者，他的英年早逝，给世人留下了扼腕长叹的惆怅与无穷无尽的遐想。

从现实跋涉而来的思想者

加缪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而后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理解了作为人的他，也就理解了作为思想者、作为作家的他。他几乎完全像高尔基那样来自社会底层，在殖民地阿尔及尔的贫民窟长大，不同的是，他接受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与大学教育，成为了具有高度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的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压力使他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跋涉前行，而现代精神文化的思维与见识，则引导他奔向明确高远的境界，渗透着磨练苦汁的精神层次与心智境界也就具有了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形成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活力的智者。加缪是博古通今的现代文化大家，但绝非一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理论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个方面汲取了

法国文学史上的“巨型灵光”

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作品与论著？这是加缪使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亲切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无产者”的基本生存状况留在加缪身上的一个主要印记，就是他的左倾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几乎可说是天然的、必定的。事实上，加缪曾是法国共产党内非常积极并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家。后又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与反殖民主义斗争。在二战中，他更是地下抵抗运动的重要人物，从事过不少秘密工作，特别是情报工作与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筹备与领导工作。由于在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于 1945 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

应该看到，加缪的世界观与行为并非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他在悲惨世界中学会的结果。他对截然不同于理论与概念的现实复杂性有充分理解，而且，他是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生活与成长的。这里不同种族、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他精神上对法兰西与对阿尔及利亚的二元归向的矛盾体验与痛苦思索，更使他学会了任何理论学说都无法给予的东西。于是，在 20 世纪，他成为了一个杜绝了抽象精神、狂热理论、偏激学说、狭隘党派利益的真正左倾思想家，一个从实际出发、保持精神独立与自由人格的思想家，一个不跟任何学说主义、路线政策随波逐流，不附着于任何实体阵营的思想家。他的这个方面应该是中国读者容易理解的，也许是要以较大的包容度去理解的。

在文学作品中展示人类生存荒诞的哲理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加缪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并不长。他英年早逝，在有生之年又长期大量地从事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且健康情况并不理想，从他开始写作的 1935 年到现在不过二十多年。加缪完全是从文化上、精神上赤贫的底层之家走出来的，他是文化状态从零突破的“第一人”。他是靠什么攀登到了世界文学成就的高峰？我曾任拙著《从选择到反抗》中把加缪概括为法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他巨大无穷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他根植于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久远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特别是继承了法国 17 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卡关于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哲理，把它加以发扬光大、丰富深化。特别难得的是，加缪不仅使之具有了完整深邃的理论形态，而且还将

其表现充盈在文学形象中，凝现为部部文学杰作。这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妨直白简单地称之为关于人之存在荒诞性的哲理，它全面涉及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而这一系列文学代表作就是《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鼠疫》《正义者》与《反抗者》。它们无一不展现了加缪哲理的类母题。

在《局外人》中，一个过失杀人案在司法机器的运转中却被加工成为“预谋杀入案”，被拔高到与全社会全民为敌的程度。主人公默尔索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肆虐，死于把当事人完全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使之沦为“局外人”的现代司法的阴暗性。默尔索之所以被妖魔化而遭极刑，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平常的生活细节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编织成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默尔索不仅是司法荒诞的承受者与认知者，也感受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面对这一切，他自然也就剥去了人生死问题上一切感情饰物，而有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即使面对自己的命运，也保持了最冷静、甚至看起来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似乎是在冷眼旁观自己命运的局外人。小说以深邃有力的现代哲理内涵与精炼凝聚、富有感染力的古典风格，从问世之初起就赢得了全球读者，成为 20 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名著。

寓言剧《卡利古拉》是加缪戏剧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作品，它带有很强的思辨性，更加强化了对于人类存在这一课题的触及。加缪让卡利古拉明白地宣示了巴斯喀哲理，体现了面对生存荒诞与世界荒诞的清醒认识与彻悟意识，明确认定“这个世界在目前的状态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为此，有必要促使世人对所有这一切认清与看透。剧本写于上世纪 30 年代末，出版于 40 年代上半期，这无疑是针对当时斯大林主义的破坏与德国法西斯的暴虐横行，带有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倾向。

《西西弗神话》这部论著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式，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 20 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规模、最具体系的荒诞哲理。在加缪看来，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向往渴求与自然生存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局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作为、奋斗跟徒劳无功的后果之间的断裂，就是荒诞，这几乎就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精神核心与思想基础。

既然荒诞是一种必然，就产生采取什么态度、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并明确否定了前两种即生理上的自杀与哲学上的自杀，实际是对逃避人生的行为与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以及一切有神论、宗教世界观神秘哲学进行了彻底清算。他主张第三种态度，即坚持奋斗、努力抗争。他把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西西弗推石上山的神话：西西弗不断推石上山，周

而复始，却坚持不懈，永不停顿。加缪藉用希腊神话故事，构成了《西西弗神话》中的中心形象与最重要章节，作为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缩影，同时又是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人在荒诞境况中的勇气和奋斗，特别是在绝望条件下的乐观精神与幸福感、满足感，都昂扬在《西西弗神话》的精神里。与其说《西西弗神话》是 20 世纪对人类状况的悲剧性自我描绘，不如说是 20 世纪一曲胜利的现代人道主义高歌，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

在《西西弗神话》之后，加缪又更进一步上升到新的高度，把他的荒诞哲理与人类 20 世纪重大的正义斗争使命结合起来，创作出《鼠疫》与《正义者》，把人类存在阐述得更完整深刻、酣畅鲜活，以至于在同一思想领域里，他的影响大有超过马尔罗与萨特之势。

真正引发加缪创作《鼠疫》的是 1939 年二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的严峻历史现实。小说与时代历史的贴切程度犹如影之随形，无论在历史真实还是在历史走向上都是如此。鼠疫狂袭、人群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正是纳粹阴影下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人们在面临毁灭时奋起与鼠疫作斗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篇章，则是 40 年代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法西斯奴役的生动反映，最后人们战胜了鼠疫则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完全有理由说，《鼠疫》是人类 20 世纪一次命运攸关的历史斗争的缩影，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战胜邪恶势力的史诗。在这部小说里，关于人应该如何面对荒诞的哲理，显然比加缪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都表现得更为明确清晰、更有力度。

反抗荒诞、反抗恶的主题，在剧作《正义者》又有了延伸与发展。剧本取材于 1905 年俄国革命，带有具体的历史确定性。此处，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是充满奴役、追捕与残杀的暴政，人物对荒诞的反抗也具体而明确，那就是通过暴力反抗，推翻专制制度，解放俄罗斯。剧本表现的重点是反抗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将革命行动与人道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理想。这种新人形象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显然是不可多得的。

继《鼠疫》与《正义者》之后，加缪又写了一部专题理论著作来全面阐释他关于反抗问题的理论体系。在《反抗者》中，加缪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把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在加缪看来，反抗者应该是突破了个人存在，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一己私利，遵循在巨大社会范围里为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具有巨大的活力并在反抗过程中有助于人群。总之，反抗是有理性的、有价值标准与社会效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而反抗者则是大写的、理想的人。

动态

“美国非裔文学学术研讨会”日前召开

关注美国文学中非洲族裔的身份认同

□王树福

2009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和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美国非裔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国、中国等 40 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100 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民族主义思潮的此起彼伏和少数族裔的同化急流与自我评价、民族认同、身份焦虑、文化认同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全球性问题，一如美国学者杰肯斯所言：“身份/认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致的主题，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衰退。”认同问题，不仅关乎个体和族群的自我评价与接纳，也关乎民族和国家的集体想象与定位。认同的建立或存在，使个体或集体、民族或国家有可资支撑的本体支点；认同的缺失或混乱，使个体或共同体在社会中有可能无所依附，影响并危及正常生活。认同也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身份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定位，确定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形象和角色。此外，人们还有对他者身份进行了解和分类的必要：人们首先要认清对方的身份，要对对方的所属群体和个人特征有大概识别，才能顺利地进行互动交往。此次研讨会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举行的。

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书记、《外国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对美国非裔文学的兴起进行了谱系考察，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角度对以托妮·莫里森、兰斯顿·休斯等为代表的非裔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分析解读。美国迪拉德大学教授杰瑞·沃德从文学史建构和书写的角度，就美国非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展开论述。他认为文学史建构应该改变人为性

的操控和宰制，改变对非裔文学的故意漠视和意识形态改造，致力于书写非裔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成就。佐治亚大学教授瓦莱丽·巴布就后种族时代的美国非裔作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指出，伴随后现代主义的变形、后殖民主义的衰微和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美国非裔作家更注重身份文化内涵和族群认同问题，形成非裔文学的复兴和黑人艺术的繁荣。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赫尔曼·比弗斯以美国非裔作家拉尔·埃利逊为考察对象，从身份认同角度入手分析了其代表作《看不见的人》的身份冲突表现与身体政治问题。马萨诸塞大学的史蒂文·特雷西以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短篇小说《桑尼的布鲁斯曲》为考察中心，分析其作品中的监调音乐、黑人爵士乐和通俗音乐与非裔族群和身份确认之间的多重关系。郑建青分析了理查德·赖特的俳句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和佛教禅宗之间的多样承继关系。四川大学教授程锡麟、华中师大教授罗良功等中国学者也分别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此次学术会议是中国鲜有的一次以“美国非裔文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新中国成立 60 年以来，中国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涌现出一批重要学术专著和学者，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在研究成果上，中国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成果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尚缺乏有影响力的专著；在对象上，研究对象不均衡不全面，过于集中于莫里森、休斯等知名作家；在研究时段上，过于重视后期美国非裔文学，忽视早期文学。此外，与大量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成果相比，中国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还有大量的空白和薄弱的地方。这对我国当下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书 讯

吉米·哈利《万物有灵且美》中文版出版



1 月，中国城市出版社推出吉米·哈利（1916—1995）的《万物有灵且美》（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中文版。

吉米·哈利是一位苏格兰兽医，但其写作天赋曾被英国媒体评论为“足以让很多职业作家羞愧”。他的作品以平实而不失风趣的文风和朴素的博爱观念打动英美读者，多部自传体小说曾相继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后被 BBC 拍成电影和系列热门电视剧。出版界公认他是少数几位能在大西洋两岸英语世界都长期畅销的作家之一。1979 年吉米·哈利获颁大英帝国勋章并谒见女王，1982 年获颁皇家医学院特别会员，1983 年则获颁利浦大学荣誉兽医博士。一系列畅销书为他带来了非凡的荣誉和财富，但是吉米·哈利坚

持在乡间从事兽医工作，执业长达五十多年。1995 年因癌症去世。

“活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借助魔法，便能对我们述说至美至真的故事。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比起诗人所能描摹的境界，更要美上千百倍。”《万物有灵且美》中，年轻的乡村兽医哈利，每天开着一辆冒黑烟的老爷车“南征北战”。和恶犬贴身肉搏，随时准备应对母马的“无影脚”……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惨痛”遭遇层出不穷。在这里他遇上有生以来最困窘的时刻，也享受到最温暖动人的真情。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大自然怀抱中的乡野风情，多姿多彩的人和动物；以轻松幽默的笔触，记录乡间行医的点点滴滴，洋溢着兽医生活的笑与泪，朴实的人情和土地的智慧。哈利在尽情享受大自然恩赐、赞颂生命奇迹的同时，也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中发掘美好，并将其传递给读者。

（世 文）



斯蒂芬·金《杜马岛》中译本出版

2009 年 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小说《杜马岛》中译本。

自 1973 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魔女嘉莉》后，斯蒂芬·金迄今已著有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二百多部短篇小说。其作品是近年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并被改编成百余部影视作品。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其后，斯蒂芬·金又先后获得世界奇幻文学奖“终身成就奖”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伦

坡奖”的“大师奖”，被誉为“现代惊悚小说大师”。《杜马岛》是其 2008 年出版的新作，被评选为第二届黑羽毛笔奖“年度暗黑小说”，并获得恐怖小说界最高荣誉——斯托克奖。

《杜马岛》讲述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建筑商埃德加·弗里曼特因一场交通事故身受重伤，20 年的婚姻生活也因此匆匆告终。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他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荒僻小岛——杜马岛，结识了睿智的前律师怀尔曼、神秘的房东伊丽莎白，同时他自己开始出现无法抑制的绘画冲动，绮丽多彩而又惊心动魄的人生画卷由此徐徐展开……（世 文）

□柳鸣九

■ 相关新闻

译文社推出《加缪全集》

本报讯 在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阿尔贝·加缪逝世 50 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四卷本《加缪全集》，并于 1 月 7 日在北京涵芬楼书店举行了“纪念加缪逝世 50 周年座谈会暨《加缪全集》新书发布会”。柳鸣九、罗新璋、施康强、李玉民、谭立德、刘华、刘方、金志平、史中义、涂卫群、丁世中等法国文学学者、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莽、印度文学翻译家倪培耕、英美文学翻译家李文俊、德国文学翻译家叶廷芳，及文学评论家何西来、李建军，文艺理论家顾骥、钱中文，作家邱华栋参加此次座谈，表达了对加缪的敬意和怀念。

四卷本中文版《加缪全集》分为一卷小说、一卷戏剧、两卷散文，共两百余万字，以法国加利玛出版社权威的七星丛书版为文本依据，主编柳鸣九，丁世中、李玉民、沈志明等译者担纲翻译。除《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作品以外，还翻译了加缪的所有剧作，以及包括政论和文论在内的全部散文作品。

加缪 1957 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世界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而是主张在荒诞中奋起反抗。

戏剧活动贯穿了加缪的一生，此次推出的加缪戏剧集展现了作为戏剧人的加缪。他还在阿尔及尔大学读书期间，就是以戏剧形式开始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的，他于 1935 年创建了“劳工剧团”，后又组建了“队友剧团”。加缪推崇悲剧，旨在中张人性和恢复人的价值，唤起人的崇高情感。在《关于悲剧的未来中》，他曾写道：人处于不满的状态，既是斗士，又不知所措，既怀有绝对的希望，又持彻底怀疑的态度，因而生活在悲剧的氛围中……这种矛盾的、被撕裂的人，从此意识到别人及其历史的含混性，这样的人便是出色的悲剧人物。”李玉民认为，“加缪所指出的我们悲剧时代的特征，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的理性及其延伸、科学发展的疯狂速度，无不在失去控制，超过了人类生存的渺小星球的承载力，也超过了每个人心理的承受力；更可怕的是，人的理性和科学技术对自酿的悲剧，又表现出深刻的不理解。”

据译文社相关人士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出版了由顾方济等人翻译的加缪小说《鼠疫》中文本，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是风行于 80 年代的西方现代文艺启蒙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加缪充满了二元反讽张力的话语：“死亡是最终的放纵”、“凡墙皆是门”、“人生越没有意义越值得过”，是经历过 80 年代文化启蒙浪潮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关人士表示，时隔 3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隆重推出《加缪全集》，不仅是对加缪逝世 50 周年的纪念，更是接续了中国 80 年代思想解放与文艺复兴的传统，是对时下日趋商品化、娱乐化、消费化的文化生态的一种纠偏。

（王 杨）

西西弗推石上山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

本版责编：王 杨